

★ 人在军旅

如歌岁月，写下绿色诗行

火热的军旅生涯是士兵的生命主线，有血性的士兵则是大家推崇的偶像。平庸对于有抱负的军人，绝对是一种折磨。

军旅生涯四十年，光阴似箭，白驹过隙。那天，我接到退休命令后，开始收拾自己的作战行囊：迷彩服、作战靴、急救包……几十年来，随着作战装备的改善，我的作战行囊里的东西不断更换，但始终跟着我。我把它放在最容易背起就走的位置，随时等待祖国和人民召唤！

我曾经背起它，义无反顾地奔赴边疆参战，头顶上炮弹的呼啸声让我振奋，加榴炮急促射后的烟雾中我凝神敌人阵地。我曾奔赴大漠戈壁参加演习，头顶飞过的战斗机的轰鸣，武装直升机连续的火箭射击，都使我热血沸腾。我曾经押运军列，眺望长蛇般的军列穿过隧道，奔向远方。

我曾觉得，我的军旅生涯像天际线一样长。

可是，不知不觉间，就到了告别的时刻。

我有惆怅，深夜，便去读边塞诗。八百多年前的一个夜晚，越州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笼罩在蒙蒙的烟雨中，风一阵阵吹，雨一阵阵洒。风声、雨声催促着村民们很快进入梦乡。村中一座茅屋的窗棂上，煤油灯在摇曳。竹床上，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叟辗转反侧。他听着那有节奏的风雨声，分明是军队行进的步伐声。

竹床上辗转反侧的老叟，就是失意的陆游。

他出生在北宋末年（公元1125年），那是一个“国破山河在”的年代，金国大举入侵，徽钦二帝被掳，百姓流离失所。“烽火连三月”“城春草木深”，这样的经历，使他从小产生了为国从戎的雄心壮志。28岁那年，他赴京城临安赶考，试图通过科举考试，实现自己从军抗金的抱负。他被擢为第一名，但这并没有使他进入军队，却被安排为“删定官”，整理校对一些律令和文书。他无法排遣自己不能驰骋沙场，为国家建立功勋的忧愤，又找不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。

风雨中卧床的陆游望望豆油灯下凌乱的诗稿，长叹一口气。他侧耳聆听窗外，斜雨打在窗棂上，发出“刷刷刷”的响声，孤村像一叶扁舟，在风雨中摇晃。

对于老叟而言，这样的夜晚应该是睡个好觉的夜晚，可是他睡不着。风雨声中，使他产生了遥远的联想。42岁那年，他因力主抗金，被罢官还乡。4年后，朝廷可怜他生活窘迫，让他去夔州任通判。他沿江而上，经江苏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北、穿三峡，进入四川。一路上虽然有古迹胜景、巴山夜雨，但他仍然热切向往上战场杀敌。到四川后，他得到了短暂的施展抱负的机会。四川宣抚使王炎将他纳为幕僚，陆游随军来到陕西汉中一带的抗金前线，过了一段意气风发的军旅生活。但是仅仅过了半年时间，王炎便调离川陕，陆游也改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。此后，他相继在几个州县任职，又被召回京城，而后转任江西、浙江等地的地方官。那些年里，一有机会，他就身着戎装，主持训练、阅兵，准备从戎北伐，直到“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”。

“人生七十古来稀。”陆游退居山阴后，依然血性不减，他不觉得自己年事已高。中原还没有光复，边疆的官兵还在戍守“轮台”，只可惜，自己再没有重上沙场的机会了。朦胧中，他推枕而起，对着摇曳的豆油灯，在草纸上写下了题目《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》。然后，挥笔写下一首千古不朽的诗篇：

夜阑卧听风吹雨

■李金明

僵卧孤村不自哀，
尚思为国戍轮台。
夜阑卧听风吹雨，
铁马冰河入梦来。

感谢陆游，没有这样一位失意诗人，中国边塞诗中就少了这首好诗，千万渴望建功时代的军人的心情，就没有人给他们一语道破。

1990年我调入原北京军区机关，第一次参加战役集训，战役想定是：根据形势变化，某集团军接到命令，在短短数日内，从陆海空各路同时出发，在某地集结。因为我过去一直在基层和师、团工作，没有参加过这种大规模的演习。在战役集训中，看到集团军集结规模如此之大，涉及面如此之宽，让我震撼。战役集训圆满结束，一位老首长做总结，他是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。据说，历史照片上那个在济南府插红旗的战士就是他。他伤感地对我们说：我最遗憾的就是，不能和同志们一道，组织这样的战役了！

八百多年过去了，很多军人在吟唱陆游这首边塞诗，寄托自己报效国家的心绪。其实，报效祖国有很多种方式，但从军是我认为最理想的选择。

两千多年来，为了国家平安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历朝历代想了很多办法：修建长城、和亲、“澶渊之盟”，但是，最好的办法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，让敌人望而却步！

我们有血性的军人，我们年轻的军人和年长的军人，心无旁骛投身军队建设，一砖一瓦筑牢钢铁长城，才能无愧于时代，无愧于青春。

有一句话叫“青春无悔”，我说：军人无悔！



一座村庄的记忆

■嵇绍莹

集，鱼虾成群。这里虽没有城市环岛路旖旎的风光，更望不见浪漫美丽的海景，但这里有它自己的魅力。雨季到来，山上云雾缭绕，山下流水潺潺，活脱脱的闽南山水大写意。旱季时节，天高云淡，白鹳纷飞，山峰倒影在水面上，营房掩映在绿树中，那种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意境油然而生。

营区把军旅雄健和自然生态融合在一起，生动展现了军人特有的审美观。排排营房井然有序，训练场地各种器械巧布其间。营区中央有一幢不大的三层小楼，那是部队首长办公的地方。楼前两棵榕树，华盖大门两侧，庄重而又肃穆。小楼右侧有一个露天电影场，条条石凳阶梯式扇形展开，整洁实用，彰显着军营的文化特色。矗立营区制高点的是大礼堂，俯瞰山村全貌。营区后方僻静幽雅，一条沙石小道通向山凹深处。营区的植被极具闽南特色，高大群集的是桉树，干直叶细，树皮斑驳，青褐相间形成虎皮纹，那是官兵照相留影的绝佳背景。一棵棵玉兰树，亭亭玉立，把它特有的芬芳洒向营区处处。还有前面提到的榕树，树干笔直挺立，叶子簇生于顶端，在风中摇曳着。我觉得，这里最好的花木非三角梅莫属。它枝条交错，藤蔓铺展，能爬满一堵墙，遮住半边坡。碧绿的叶，紫红的花；花形似叶，花期漫长，尤其在秋冬季节，灿烂怒放，鲜艳夺目，含笑迎宾。

这里“山美水美人更美”。部队演

习训练不断，备战打仗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。从将军到士兵，个个都是黑黝黝的。“当尖兵，打头阵”“首战用我”的口号惊天动地。部队官兵山里来海里去，太阳晒、海风吹，脊背上的皮一片一片翘起来，脱了一层又一层。新装备列装，年轻的战士们把操作规程制成卡片挂在胸前，一句句背记，一遍遍操练，手上的胼子厚厚的，他们从不叫苦。对训练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官兵们积极主动，不等不靠。部队训练有素，作风扎实，经得起摔打，扛得起任务，表现出了特别听党话、特别能吃苦、特别守纪律、特别能战斗的顽强作风。官兵们把心思集中在备战打仗上，生活上始终保持我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。部队领导住房也都是旧时的石头砌墙，红砖铺地。当社会上家用电器大量普及时，营区除会议室等公共场所外，都还没有装上空调。在对纪律的态度上，部队首长抓得紧、要求严，不假外出、打骂体罚、请客送礼等歪风邪气露头就打，毫不手软。部队党委坚持民主集中制，有任务抢挑重担，有困难共同承担，有问题摆在桌面上，和衷共济、坚强有力。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部队被带得嗷嗷叫。现在许多在这里工作过的同志碰到一起，都感慨那时的岁月，工作很忙，也很辛苦，但大家心里温暖，非常愉快。

这里的人们有情有爱，官兵之间、

父亲的立功证书

■赵树忠

遇见了来自本村的战士赵俊舵。赵俊舵比父亲小两岁，和父亲同辈，两家住得很近，相距也就50米，隔着一条小路。当时赵俊舵扛着机枪准备往上面走。见了父亲，赵俊舵很高兴，说：大哥！你也在这里呀！父亲说，这不是俊舵吗，然后攥着他的手，问东问西。可时间紧，哥俩说了几句话就分开了。临走时，赵俊舵跟父亲说：大哥！我上去了。父亲叮嘱道：好，多注意安全。仗快打完的时候，同村的另一个战士风风火火地从上面跑了下来，见了父亲哇哇大哭，说：大哥！赵俊舵牺牲了！

父亲后来对我说：听到赵俊舵牺牲的消息，我心里那个难受啊。虽然几十年过去了，但战友牺牲的事情还是深深刻在他的记忆里。那种难受父亲无法用言语表达，只能用后来漫长的时间去承载。我小时候，赵俊舵的父亲还活着，老人看起来很精神，很有威严。他是烈属，村里的人都敬着他老人家。

得出这个猜想的另外一个根据是，第11纵队曾在1949年夏季进驻过南昌。我记得很清楚，父亲说过，他们的部队进入南昌城后，就住在现在的八一

公园。有一年我到南昌参加笔会，还专门去八一公园看了看，拍了很多照片。一想到父亲曾住过这里，我就觉得南昌城很亲切，八一公园里的一草一木都融进了我对父亲的记忆里。

关于他从军的经历父亲讲的并不多，其他的大多是从母亲那听来的。母亲说，父亲在外面打仗，她和奶奶在家里惦记得不得了。村里不断有同村当兵的人牺牲的消息传来，奶奶听说后可坐不住了，天天去村口打听父亲的消息。

那本战史上说，离开南昌后，第四野战军随即投入了解放大西南的战役中去，我想，父亲应该是在解放大西南的战斗中，被发展为党员的。遗憾的是，父亲并没有讲过他的这段经历。

1950年1月，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成立。那年秋天，也就是在得到这本立功证书的那一年，本该卸甲回乡的父亲又跟随部队奔赴丹东集训，准备入朝作战。入朝前，部队让每个战士的家属来探亲。我母亲也去丹东跟父亲见了面，待了几天。他们班有一个南方的战士，分别时对妻子说：别再想我了！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见面了。很不幸被他言中。入朝不久，这

位战士就牺牲了。

父亲在朝鲜的事情，母亲知道的也不多。她大概也只知道，战场上处处都很危险。有一次，父亲正在一户朝鲜老百姓的家里休息，屋外突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，夹杂着人们的呼喊声，父亲穿上鞋就往屋后的山上跑。等钻进山洞一看，脚上的鞋竟然穿反了。幸亏父亲跑得快，因为刚跑出来一会儿，房子就被美军的飞机给炸没了。

父亲究竟因为什么立的功，具体的事迹终究已经无可考了。父亲那辈人，总不愿意诉说自己的功绩。也许在他们眼中，只有那些牺牲的战友才称得上英雄。像柴云振、李玉安、井玉琢，这些抗美援朝战场上的“活烈士”，更是居功不显，隐姓埋名，若干年后才回到人们的视线。他们都曾是一团炽热的火焰，燃烧着英勇的青春，只为温暖远方的家园。

年龄越大，我越想了解父亲在战场上的经历，尤其是在战场上他是怎样的英勇，可惜父亲不在了。望着父亲留下的立功证书，我仿佛看见父亲在纷飞战火中的身影，听见在父亲身边那些呼啸的子弹、冲锋的嘶喊、震耳的炮声。

★ 感念

升华，情感的诗与远方

闽南的这座小村庄，深藏在山峦起伏、翠峰连绵的群山里。遥想当年，这个小地方别说外乡人，恐怕就连当地人也不一定知道。自1958年驻军某部搬到这里，这支在解放战争中屡建功勋的部队给这里注入了生机活力。从此，途经这座小山村的人们，看到营门口威武挺立的哨兵平添几分胆气，听到山沟里传出的阵阵口号陡增几分量。

我初识这座山村，还是1989年春天。那年春节后，我随工作组到原南京军区调研考察，第一站就是这里。那一次任务很重，白天下部队，晚上汇情况，紧张忙碌，没时间细细察看。只记得营房都是石头垒的。营区干道两侧高高耸立的槟榔树，提醒着我们这里已是闽南地区，同我熟悉的江淮不一样，与北京相比，更是有完全不同的景观了。此后，我又曾几次下部队住过这里，时间不长，印象不深。直到1998年12月，我调到这里工作，在以后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同这座小山村结下了缘分。

驻军的营区坐北朝南，后面有山，前面一条小溪流过。周围的山不高，但森林茂密，植被葱茏，鸟语花香。尽管远离城市，看不到海景，但营区西侧山脚下就有一片水库，波光粼粼，百鸟翔

★ 记忆

怀念，传递精神能量

从小我就知道，我家阁楼的橱柜里珍藏着一本父亲的立功证书。证书的封面是红色的，因为时间久了，颜色已经有些发暗。封面的正中竖排着两行烫金字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立功证明书。里面写着，父亲1947年10月入伍，1949年12月入党。而其中最为关键的立功事迹部分，只有简略的几个字：1950年10月立大功一次。

去年，我买了一本介绍四野战史的书。为什么买这本书呢？我是想通过此书解开一个疑问：父亲到底是东北野战军，也就是后来的第四野战军下属的哪一支部队的？看完这本书后，我有了一个猜想：父亲可能隶属于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，司令员是贺晋年。

书中写道，贺晋年指挥第11纵队作为东北先遣兵团一部，参加了攻克密云的战斗。据父亲讲，有一仗仗他们打得最艰苦，就是打密云。1948年12月的一天，连队刚进入阵地，父亲就

唤春天

■马克

★ 心香一瓣

情至深处诗最美

眼看着春天从远方向我们走来。最先报告春天来临消息的，是路边上的一排垂柳。此刻，走在如女子秀发般的垂柳下，仿佛能听到长长的柳丝在说悄悄话，它们一定是在议论着关于春天的话题。因为，它们知道春天什么时间从远方出发，什么时间能来到这个地方，什么时间能让它们换上一身黄绿色的新衣裳，在春风中嬉戏、打闹。

海棠树下，残雪正在消融。海棠树的枝条上，渐渐地鼓起了暗红色的花蕾。它们蓄势待发，在等待春风的呼唤。它们会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，

在明媚的阳光下，或在一个黎明时，乘着春风，以斑斓的姿态在枝头怒放。

连翘和迎春坐在枯黄的草坪上，它们也在悄悄地议论着春天的话题。它们相约，只要春风吹来，它们就会一起喊春天来了，春天来了！此刻，它们会用个子很小的黄色花朵，在春风中摇摇摆摆，恣意舞蹈，迎接又一个春天的来临。

当然，这个时候还有亭亭玉立的一排白玉兰树、红玉兰树，此刻也会按捺不住寂寞的心情，向远方的春天张望。这时，它们一个个在枝条上伸出小拇指般大小褐绿色毛茸茸的蓓蕾，卖萌般地向着人们炫耀，看吧，下一个装点春天景色的就是我们了！人们当然知道，在春天的舞台上它们也是主角儿，它们会在春天到来时把硕大、艳丽的花朵，热烈地开放在春风里，尤其是白玉兰们洁白的花朵映衬着春日的蓝天，沐浴着明媚的阳光，尽情展示着它的高雅与端庄，还会招来无数的游人在它们身边驻足欣赏，拍照留影。

站在春天的大门口，让我们和年轻的战友们，还有身边的垂柳、冬青、玉兰和雪松等等，与这些绿色的生灵一起喊：春天归来！



长征

第5411期

高原骑兵连（雕塑）

粘瑞真作